

重庆出版社

〔美〕劳伦斯·桑德斯

首都的谋杀



LAWRENCE SANDERS

邵旭东 李志兵译





〔美〕劳伦斯·桑德斯

首都的谋杀

邵旭东 李志兵译

重庆出版社

(川) 新登字010号

CAPITAL CRIMES

Lawrence Sanders

本书据美国纽约 The Berkley Publishing Group 1989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吴立平

封面设计 邵大维

技术设计 刘黎东

【美】劳伦斯·桑德斯 著 邵旭东 李志兵 译

首都的谋杀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4 375 插页4 字数229千

1993年5月第一版 1993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66-2192-2/I·412

定价: 5.40元

内 容 简 介

劳伦斯·桑德斯系美国当代最走红的畅销书作家之一，有“悬念大师”、“今日美国最能够不断满足公众‘娱乐’兴趣的小说家”之称。他已出版22部小说，多为炙口名篇，并以“情节具有激动人心的复杂性、华美以及令人惊叹的多样化”而畅销于世。

《首都的谋杀》是美国1990年7月最佳畅销小说，获《纽约时报》畅销小说奖。

美国南部有一牧师，他布道十分引人，不仅能包治百病，还能说出某人最隐秘的过去，预知其未来。他最神奇的力量就是能使前来求医的女性马上迷上他，并甘愿与他同床。总统的儿子患血友病久治不愈，牧师被推荐进入白宫，结果真是手到病除。自此，牧师名气渐大，他不仅使包括第二夫人在内的诸多政界要员的妻子迷上了他，而且还参与政界，帮助总统制定政策。为了国家的利益，为总统的名誉，几位政府官员秘谋策划，他们采取金钱术，美人计，将牧师赶出白宫，但均未使牧师就范。最后他们决定采取秘密行动，谋杀牧师……

此小说熔侦探、间谍、政界秘闻、情爱、美人计、谋杀于一炉，情节精采、悬念迭起，有极强的可读性；同时，对美国政界的腐败和宗教的虚伪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

主要人物表

(以姓名出现先后为序)

克里斯托牧师：全名雅各布·埃弗拉德·克里斯蒂安森，本书主人公。

勒诺·马丁利：首都贵妇，克里斯托牧师的崇拜者。

凯瑟琳·唐莉：即凯特·唐莉，克里斯托的崇拜者。

珀尔·吉布斯：克里斯托布道的女助手之一，亦为他的姘头。

阿格妮斯·布里特尔：克里斯托的女助手之二，身分同珀尔。

亨利·福尔瑟姆：白宫行政总管。

约翰·托林杰：白宫行政总管的执行助理。

阿布纳·霍金斯：美国总统。

斯坦普尔医生：白宫心理咨询专家，公开身分是国家安全部职员。

乔治·霍金斯：总统的儿子，小说中患血友病。

海伦·霍金斯：总统的妻子，第一夫人。

雷弗纳德·斯迈利：总统的牧师。

詹妮弗·雷伊：托林杰的前妻。第一夫人的新闻发布副官。后提升为第一夫人的行政助理。

奥德丽·罗伯逊：第一夫人的社会活动秘书。

弗雷德·赫切特：联邦调查局的一位助理副主任。

马文·林德伯格：前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因酗酒被开除，后做私人侦探。

塞缪尔·特伦特：美国副总统。

麦克·奥伯费斯特：副总统塞缪尔·特伦特的私人助理。代号又称“阿诺德”，向克格勃出卖情报。

马蒂尔达·特伦特：全名马蒂尔达·索普丽·阿巴斯诺特，副总统夫人。

鲁丝：奥伯费斯特的妻子。

利奥尼德·马楚柯：马楚柯上校，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的新闻外交官，苏联间谍。后调到华盛顿苏联驻美国大使馆。

路易斯·格伦杰：众议院议员，副总统的同

乡。从他的家乡。

艾米丽·马丁利：马丁利太太的女儿。

布莱娜·奥加拉：马丁利太太的女管家。

汤姆·沃特金斯：电视台的转播导演。

皮特·昂堡：总统的新闻秘书。

比利·费恩希麦克：“里安-金法伯全震魔鬼
狂闹剧团”的前任经理，克
里斯托的知情者之一。

奥尔尔加太太：真名洛娜·伯古斯，“里安-
金法伯”剧团的算命老妇人，
克里斯托从她处学得看相的
本领。

丹尼斯·麦克沙恩：海军中士，乔治·霍金
斯的私人保镖。

迪肯：全名卢瑟·邓科克，又称迪克，总统
在国会的联络官。

雪莉·鲍克：奥伯费斯特的情人，总统经济
顾问委员会的秘书。

卢-安·施洛赛尔：黑人女议员，“饥饿问题
委员会”和“黑人核心小组”
的成员。后任美国副总统。

拉马尔·塔马尔蒂：一个私人代理商，曾为
克里斯托发财而出谋划策。

拉普齐克夫人：参与“美人计”的姑娘的母亲。

朱迪：前去勾引克里斯托的姑娘。

西蒙·齐雷克：刺杀前总统特伦特的凶手。

第一部

第一章

公路渐渐在天边消失，从华盛顿经过马纳萨斯，直到库尔帕珀；然后向南通向古奇兰，①由那里伸出一条笔直而狭窄的小路，穿过白霜覆盖、熠熠闪光的荒野。天上飘动着蓝灰色的月亮、锃亮的星辰，空中吹来凛冽的风。

在遥远的过去，这里是一座烟草仓库；如今淡淡的烟草味仍在空中飘荡。木质干裂的草架子向一方倾斜；冬日的滴水渗进风干的护墙板。周围停放着十几辆轿车、一辆拖斗小卡车和两辆摩托。仓库里边，前来听布道的朝圣者挤作一团，身穿大衣、风雪衣和毛皮，坐在粗糙简陋的长凳上。

仓库里有一个临时凑合的前台：一只平放着的大木箱子，下面垫着砖头。一块破旧的天鹅绒

① 马纳萨斯、库尔帕珀和古奇兰，均在弗吉尼亚州。

布盖住小木盒子，权作布道的讲坛。几盏煤油灯用来照明，火光跳动，灯蕊生烟，灯影乱舞。一只雪白的猎狗瑟瑟发抖，紧紧依偎在台上的男人身边。

克里斯托牧师在布道：

“我们均按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这是天经地义的。由于上帝身上没有罪恶，我们身上也没有罪恶。世上的男人和女子都圣洁无比。唯一的地狱就是违背自己的意志。”

他笔直而立，身材魁梧，穿一件麻布的粗制道袍，腰间系一根绳子。参差不齐的胡须遮住他的两颊和喉头；油腻的头发从中间分开，向两侧披落到双肩。他的手指肮脏不堪，赤裸的双脚沾满泥污。

“如果你不能忍受你存在的痛苦，”他讲道，“就请信仰我，我会给你带来善良和纯洁。我把你的犯罪、邪恶、罪孽和隐秘的情欲，都负担在我身上。我始终和上帝在一起。信仰我吧，我将洗涤你灵魂的罪恶。”

他语调平淡，无音色变化，只是他的眼神令人吃惊。他讲话的时候慢慢巡视着听众中的每一个成员，一双眼睛比油灯的火焰还要明艳。那目光具有灼人的力量，能使万物熔化，重新焊接。

“祝你们精神痊愈，成为完人，”克里斯托牧

师说。“带着快乐、天真、纯洁和自由离去，将你们的忧伤和欣喜都留给我。因为我始终和上帝在一起，通过我，你们将进入‘天上王国’。”

祝福的时候他迅速划了一个十字，然后走下前台。白色的猎狗尾随在他的身后，来到一段阴影笼罩的门厅。人和狗同时消失。

两个年轻姑娘身穿白布缝成的衣裙，手持无盖的雪茄烟木盒，穿行在听众之间。人们捐献硬币和票子。崇拜者们竖起衣领，戴上手套，缓缓地离开。

一个头缩进貂皮长大衣的中年女子留下没走，她简单地对两位女侍僧中的一位说着话。年轻姑娘点点头，朝仓库后面挂帘子的门厅走去。她走进一间破旧脏乱的房子，这里是从前停车喂马的地方。室内有一只圆肚的炉子，炭火正旺，空气中一股烟熏的气味。

“一个女子想和你谈谈。”女助手说。“55—56岁，穿貂皮大衣，带鳄鱼皮小背包。以前我从没见过她。”

克里斯托牧师从皱巴巴的帆布床上站起身来，走到盖着脱漆油布的餐桌前。门厅的帘子已经掀起，中年妇女犹豫地走进来，试图挤出一丝微笑。

“克里斯托牧师，”她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

“谢谢您能见我。我希望您能帮我的忙。”

她的双眼被他灼热的凝视吸引住了，她无法将目光移开。

“勒诺·马丁利太太建议我来找您，”妇女接着说。“您治好了她的周期性偏头痛。她发誓是您治好的。”

“是吗？”他以那种平板的声调说。“那是因为她有信仰。我无法帮助没有信仰的人。你有信仰吗？”

“噢，我有，我真的信，克里斯托牧师。您今晚的布道是我所知最激奋人心的了。我准备今后常来，决不间断。”

她是一个丰满而高雅的女人，容颜略显苍老。三个手指上戴着戒指，上镶大块的宝石。

“这儿太热了，”她说，脸上的微笑很不自然。“我可以脱掉大衣吗？”

他默不作声，在她脱下大衣、将它搭在胳膊上时也未曾帮她。她身穿一件黑皱丝连衣裙，高耸的双乳间吊着一串珍珠项链。她扭动的双脚穿着精制皮革做成的高跟鞋。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凯特·唐莉，也就是凯瑟琳·唐莉太太。我住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我丈夫是政府的一名律师。”

“你来见我的原因是你有痛苦，身体上的痛苦。”

“是的。有时候相当严重，我都没法——”

“在你的膝盖处，”克里斯托牧师说。“痛苦在你的膝盖处。医生也无能为力。他们告诉你是关节炎，给你开药。但是药喝完了，疼痛又重新开始。”

她诧异万分。“您怎么知道？”

他摇摇头。“我也说不清。”

他从她手上拿过貂皮大衣和鳄鱼皮包，将它们扔到桌子上。他拖过两把木椅，相对摆好。他们坐得很近，两人的膝盖几乎碰到一起。牧师的麻布道袍垂落敞开，她看见他裸露的两腿，筋腱突起，带有疤痕，长满了汗毛。她闻到他身上的气味。

他身体前倾，抓起她的双手。

“看着我的眼睛。”他命令道。

她照办，望着那灼人的目光，眨着眼。

“你信仰我吗？”

她点头。

“说话，”他说。“你说，‘我信仰您，克里斯托牧师。’”

“我信仰您，克里斯托牧师。”她重复道，面部肌肉抽动着。

他松开她的手，掀起她裙子的一边。她穿的黑色袜子，几乎不透明。

“脱掉你的长袜。”

“那是——嗯，那不是长袜，是连裤袜。”

“脱了。”

她站起来，手伸到裙子里，把连裤袜脱下，一直让它卷绕在踝骨周围。她重新坐下，他也再一次撩起她的裙子。她的膝盖处是肿的。

牧师抬起头，重新用燃烧的目光攫住她的双眼。他拍着她的膝部，双手很有力，感觉挺粗糙。他手背和手指上卷曲的汗毛在慢慢竖起。

“保持信念，”他告诉她。“让你对我的信仰不断增长。我要把你的痛苦转移到我身上，你的病痛将流进我的躯体。随着你信仰的增加，你受到的惩罚就会减少。要相信。要信仰我。”

他讲话的同时双目圆睁，直到她觉得那刺人的目光如室内的炉火一般通红和炎热……炙热无比。

他揉挤她膝头的皮肤，坚硬粗糙的手指向上慢慢移动，摸到她大腿内侧柔软的部位。

“世上没有原罪，没有邪恶，”他拖长声调说。“你是按照神的形象塑造出来的，不可能犯错。你可以毫无畏惧地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你的疼痛感不会即刻停止，但随你信念的增长，肉

体上的绝望感就会消失。把你自己交给我，从肉体到灵魂，你的痛苦将得到清除。”

她的眼睛眨了几下，慢慢闭上。他的声音低沉地继续下去。她听见这声音来自一个遥远的地方，依稀朦胧；感到魔鬼的手指触摸着，然后缓慢轻柔地抽回。她的大腿被双手裹住，被紧紧握住，被擦摩和爱抚。一会工夫以后，四处游动的手不见了。

她睁开眼，重新面对凝视的目光。

“我是光，”他告诉她，“被送到人间指引唯一的出路。你是否信仰我？”

她点头。

“说出来。”

“我信仰你，克里斯托牧师。”

牧师起身从她身边走开。她摇晃地站起来，把连裤袜穿好。她穿上皮大衣，拿过手提包，从中数出小面额的钞票 100 美金，放到油布桌子上。

“这些可以吗？”她担心地问。

“钱无关紧要，”他说。“重要的是信仰。”

“我可以再来吗，克里斯托牧师？”

他耸耸肩。“如果你愿意的话。”

她走以后，门帘关好。牧师走到仓库内墙接出的一间破房子里，拿出一大瓶伏特加。他对着

瓶子大饮了两口，然后往地板上的锡盘子里倒了一点。老猎狗爬起来，凑到跟前贪婪地舔着。

他的两个女助手端着收钱的盒子走进来。

“差不多46元，”其中一个报告说，并把一叠纸币和一把零钱给克里斯托牧师看。“你这儿怎么样？”

牧师指了指桌上的钱。“100美元。珀尔，明天早晨开小卡车进城去，做个车检。还有，我们需要伏特加。”

“还有吃的，”阿格妮斯·布里特尔说。

“还得给炉子买煤，给油灯买煤油。我们什么都该买了。”珀尔·吉布斯说。

“上帝会赐予的。”克里斯托牧师说。

炉子上的铁盘里热着好几磅烧烤排骨，还有煮好剥了皮的土豆和一条发腐的裸麦面包。面包还没切成片。

他们脱掉外衣。克里斯托牧师穿一件灰色短裤，皱皱巴巴，满是污迹。两个姑娘身穿棉布短裤，上身的乳房裸露着。

他们狼吞虎咽地撕扯着排骨上的烤肉，把土豆整个塞进嘴里，然后撕一块裸麦面包擦擦嘴，顺手扔给等在旁边的猎狗。

三个人都喝伏特加，来回传递着大酒瓶。吃的时候，只有两个女人在说话。克里斯托牧师弯

下腰，埋头在食物上，不停地往地板上吐碎渣子。他疯狂地吞噬，用坚硬而发黄的牙齿撕下骨头上油乎乎的肉块。

两个女人也是饥不择食地吃着，但偶尔停下来谈论晚间祈祷时来过的那些人。他们都用大口的伏特加把饭送进肚里。土豆吃完了，烧烤排骨变成了扔在地上的一堆光骨头，供猎狗去啃。

克里斯托牧师坐直身子，招呼珀尔。她从自己的椅子上晃过来，坐在牧师腿上。克里斯托抚弄着她的乳房，又用闲着的一只手召唤第二个姑娘。她绕过桌子走来，站在他椅子旁边。

阿格妮斯是个乳房低垂的大块头女人，看不见腰，两条大腿像海绵一样。克里斯托把手伸进她的短裤，她靠紧一些，然后站起来，将两腿分开，同时用手抚弄他的头发。

他将她推开，起身站好，珀尔从他膝头滑下来。他把伏特加酒瓶对到嘴上，使劲吞了一口。他脱光身子滚到帆布床上，暴露在两个哈哈大笑的女人面前。

珀尔也爬上床去。阿格妮斯从炉边的煤桶里给炉子加了一铲煤，然后脱掉短裤，跪在床的跟前。

空气热得发粘，充满了煤烟味、饭味、伏特加味、甜味和阴洞的麝香味。煤油灯冒着黑烟、